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第二回 青綉帳三生談夙恨 碧紗櫥深夜病相思

話說榮國府聽說賈政、寶玉同回，合府大喜。王夫人即喚焙茗帶伶俐馬牌子選了快馬迎將下來。這焙茗得不得一聲出得宅門，一片聲備馬，一響頭直跑出去，一徑路過蘆溝橋，又跑過二三十里，迎著賈政。焙茗滾鞍下馬，高聲請安。賈政即問：「兩府都好？」焙茗道：「很好。」就拉住車轆將黛玉、晴雯回生的事逐一回明。賈政大喜，叫他快去告訴賈璉、寶玉。焙茗帶過馬迎上來。先遇曹雪芹，也將此事告訴。

原來賈府家法森嚴，王夫人吩咐過林之孝，外面一概不許傳聞，故曹雪芹也未知道。雪芹聽了也喜歡，連叫他快告璉二爺、寶二爺。焙茗帶著馬，行不幾步，便是賈璉的車，告訴過，即見寶玉的車。焙茗搶上一步忘記請安，直將黛玉、晴雯之事告訴，喜得寶玉放聲狂笑，幾乎跌下車來。幸虧焙茗扶住，寶玉便道：「你把牲口放了，坐上車沿來，咱們好講話。」焙茗便與坐車沿的替換了。

這個坐車沿的年紀才一十五歲，生得很俊，原是賈政在下路重價買的，在跟班中第一得寵，楷書也好，唱曲傢伙都會；又是一條脆滑小旦喉嚨，真個千伶百俐。帶一頂貂尾縷染貂帽兒，上穿香貂鼠反穿馬褂，下穿玫瑰紫天馬皮缺襟短袍，腳踏粉底皂靴。

這小子姓李名瑤，賈政特派他親隨寶玉，一路上看這主僕兩人的也就不少。寶玉常叫他瑤兒，又見他左耳朵帶個攢金環，又戲謔叫他穿兒。這小子十分乖覺，看見焙茗光景，知是寶玉舊人，便馬上將馬褥子扯下來，拍拍焙茗說道：「好哥，鋪了馬褥。」這焙茗只顧和寶玉講話，哪有工夫，只道：「兄弟罷嗎。」這瑤兒便將懷中檳榔盒、腰裡絹擦手掠交焙茗。

焙茗一面與寶玉講話，一面也順手將腰裡鞭子扯下遞給瑤兒。瑤兒即扳鞍上馬，跟著車慢慢地走，也側著耳聽他兩個講話。這裡寶玉定著神，便問道：「你這個話真的嗎？不要哄我。」

焙茗笑道：「我哄爺，敢哄老爺麼？剛才回老爺，老爺也喜歡得很，叫我回爺。我一溜下來，連璉二爺、曹老爺統告訴了。千真萬真，怎麼哄你！我剛才回太太去，原就在林姑娘房裡。」寶玉方才死心塌地的信了，便道：「林姑娘的房在哪裡？」焙茗道：「原在瀟湘館。」

寶玉道：「怎麼太太也在那裡？」焙茗道：「林姑娘好不傲呢！府裡人說起來，太太時刻過去，比從前伺候老太太還勤些，林姑娘全然不睬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也怪不得林姑娘，到底林姑娘和誰人講話？」焙茗道：「我們二門外的人也聽不真，聽說守許紫鵲、晴雯講話。誰去便叫下了帳鉤，傲得很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晴雯借五兒還生，也是世上有的。怎麼晴雯也同在那裡？也不知太太待晴雯怎麼樣？」

焙茗冷笑道：「這晴雯也跟著傲呢！聽說老太太倒疼她，她倒言語硬朗。太太還對著眾人說：『這孩子倒實心，我從前看錯了，怪過意不去的。這孩子有緣再來，瘦怯怯可憐兒的，你們大家疼她些』。可不是，跟著林姑娘傲呢！只聽說柳嫂子進去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。說不是她女孩兒，到底也是，說是他女孩兒，到底不是。難為這晴雯倒肯認媽，在院子裡跟著叫媽。」寶玉終究小兒心性，聽說倒笑起來。焙茗道：「柳嫂子嚙著眼淚，二爺還笑呢！」

寶玉道：「怎麼柳嫂子也在瀟湘館院子裡？」焙茗道：「聽說這些調度統是珠大奶奶的張羅。而今林姑娘倒也和珠大奶奶好。我們這府裡的人兒比得好，拿林姑娘比做過世的老太太，拿珠大奶奶比做過世的璉二奶奶。這珠大奶奶在林姑娘跟前雖比不得紫鵲、晴雯，也還說二聽一，若是太太去就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也難怪她。我聽見林姑娘從前過去的時候，原來珠大奶奶一個人送她。那璉二奶奶你也不必提了，林姑娘的性命原是她送的。而今一樣地窟子裡，誰翻身，誰不翻身？」

焙茗還湊著寶玉耳朵道：「還好笑呢，咱們芸二爺還告訴人，說是你告訴過他，從前璉二奶奶和你好過呢。」

寶玉面上紅了一紅，便說道：「這也是沒天理的話呢。芸小子這東西從前向璉二奶奶討差不到手，故此懷著恨，將她污蔑了。有他們這班嚼舌頭在外揚言，怪不得那年我同璉二奶奶從那府裡同車回來，那焦大喝醉了，口裡胡鬧，連『養小叔子』也就亂噴出來。我正要問一問，倒惹得璉二奶奶要捶起我來了。」

焙茗道：「不錯了，焦大爺抬在馬棚裡睡了一夜，嘴裡塞滿馬糞？至今他老人家走過，人還問他馬糞味兒的。」寶玉嘻嘻哈哈地笑起來。說話之間早到了府門首，寶玉便覺得躁起來。

這正是知子莫若母，王夫人已預先吩咐，從門客老先生們以及賈氏兄弟叔姪，合家上下人等，但許向老爺請安，不許向寶二爺請安。又聽了李紈的話，因賈政孝服未滿，將賈政行李一總鋪設在老太太房中，就老太太臥榻旁邊另放一榻，也就在碧紗櫥替寶玉安一小炕，恐他舊病未改，仍舊厭棄妻室，且就此養神一回。

自從焙茗迎出去的時候，便即鋪設妥當，連火炕香爐也都微微的暖著。這寶玉到了自家門口，免不得醜媳婦見公婆，也就訕訕的跟了賈政一直來到後堂，免不得在王夫人、薛姨媽前請了個安。她兩個便如拾得珍寶一般，直喜得眉花眼笑。

隨後李紈、寶釵、喜鸞、喜鳳、環兒、蘭哥兒次第來賈政前請安。賈政一一拉起。大家也見過賈璉。賈政又拉了蘭哥兒的手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替祖宗爭氣，我很疼你，你媽也樂。」

這王夫人便拉住寶玉的手道：「寶玉，你倦不倦？」寶玉正在害臊，就乘機說道：「倦得很。」王夫人便攙了寶玉進老太太房裡，賈政也跟了來，看見他的行李俱在，合了意，說道：「很好。」王夫人便望著寶釵，將小指一掐。寶釵會意，便叫鶯兒過來伺候寶玉。

這寶釵本來大方，看了寶玉回來，暗中喜歡，也不形於詞色，便同薛姨媽回房。這裡眾人都散，李紈仍舊到瀟湘館去了，只剩蘭哥兒陪著賈政。當下王夫人一徑將寶玉送到碧紗櫥小炕上，還像小孩子一般給他拉了靴，脫了馬褂，鬆了帶，又將他通靈玉摸一摸，叫他睡下，蓋一條小被。鶯兒就將臉水送上。寶玉抹了臉，喝了人參燕窩湯，側身睡下。王夫人就叫鶯兒在炕沿上陪伴，自己出碧紗櫥來。

賈政也抹臉喝湯，在那裡看老太太的遺物。看到左邊壁櫥上不見了壽星拐，但只掛了一個空囊，便問王夫人：「壽星拐哪裡去了？」

王夫人坐下來，將賈母夢中之言及黛玉、晴雯回生之事，及而今黛玉將養復原可以起身各情景，逐一地細細告訴。賈政驚歎不已。寶玉卻在碧紗櫥裡一一聽明，又悲又喜，恨不得立刻趕到瀟湘館去。

賈政便道：「你便告訴珠兒媳婦，我雖剛才到家，她也不必拘著來這裡伺候。叫她一徑在瀟湘館，只當伺候了我。」王夫人就叫個小丫頭告訴去了。

賈政又叫蘭哥兒道：「你替我到瀟湘館去問林姑娘好，說我才到，明白就來看她。你只叫你媽悄悄地告訴。」蘭哥答應了是，一直的便走。

賈政又叫轉來說：「你告訴你媽，天很冷，各處嚴密些，房裡火也不宜太旺，總要各樣存神些。林姑娘也不要輕易動彈。」蘭哥兒說：「曉得了。」飛風地去了。

寶玉著實感激，反埋怨著賈政不叫他去。說話間天色就晚將下來。王夫人問寶玉可要喝什麼？寶玉說不要了。

王夫人就在老太太房中間同賈政吃晚飯，說些家常閒話。又說起巧姐兒周家的親事，是劉姥姥說起的，兩下兒都願意，只等老

爺定奪。賈政有了酒，觸起舟中恨王鳳姐的心事，便冷笑了兩聲道：「這巧姐兒呢，難道不是咱們家子孫？況且從小兒在這邊生長，就同你我的孫女一般。只是她的媽乾的事情還成個人麼？好好榮寧兩府，祖上功勳，險些兒被她敗盡了。」

王夫人總是護短，便道：「人也過去了，老爺也忘懷些罷。」賈政本來秉公，又一路想來到王夫人只念姊妹，不念姑嫂，而今還抵死的迴護她內姪女兒，也就忍耐不住。還虧得賈政有涵養，雖則胸中不遂，終究相敬如賓。

正要開言，只見蘭哥兒進來回道：「剛才將爺爺的話告訴媽媽，林姑娘正睡著養神，不時間醒了，媽媽就悄悄地告訴了。媽媽叫回上爺爺，說林姑娘說當不起爺爺問好，掙得起來再來請安。爺爺明早要去，也當不起。再有爺爺吩咐媽媽的話，媽媽也曉得了。」賈政點頭。

因為寶玉不吃晚飯，就叫蘭哥兒在旁邊，一同吃飯，把一碗鬆瓢雞皮燕窩湯移在蘭哥兒面前。那賈政心上本來有氣，又巧巧的蘭哥兒傳將黛玉的話來，忍不住就說道：「太太，你休怪我，我在寶玉回舟的那一晚，一夜不曾合眼，想起無邊的心事來。」賈政說完這兩句，便將舟中所想的言語逐一逐二盡數說合來，也還添幾句恨毒在內，只惹得王夫人、寶玉兩下裡淌淚不住。蘭哥兒與鶯兒呆呆的，是一是二都聽了。

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說的話呢，也沒有言回。就是我呢，也不過順了老太太，沒有什麼私心在裡頭。但而今林姑娘呢，依舊在我們府裡，寶玉又回來了，要圓全這事也還容易。只是林姑娘到底性情傲些，也要她心肯才好。」

賈政也淌起眼淚道：「我從前這個姊妹，說不盡意合情投。我一聽見她有了這個女孩兒，卻與寶玉的年紀相當，心裡就動。到後來手足割斷了留下這一個外甥女兒，愈覺得動心。及至見了她，心裡不知疼得怎樣是的。只是寶玉這個孩子傻又傻不過，兩下裡比評起來也配她不過的。只想老太太作主定了。誰知事到其間偏鬧出個璉兒媳婦來，鬧神鬧鬼，弄出許多話把。如今甥女兒是回過來了，你還說她傲呢，她還不該傲！我而今也不管什麼，只等她的哥哥林良玉來，我當面替她說這裡頭的言語。她是個女孩兒，我怎麼說得。你既願意，你只與璉兒媳婦慢慢地商議便了。」王夫人也就揉揉眼說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」

卻難為了鶯兒在裡邊聽見這番議論，想起來把我們姑娘怎麼好？獨把個寶玉樂得了不得。賈政又問蘭哥兒中舉後見老師會同年的話，又勉勵了些會試功夫，便叫各人散了歇息去。蘭哥兒遂到瀟湘館請李紈的晚安，也到黛玉帳外請了安。黛玉已能久坐，也回問了好。蘭哥兒便同李紈到外間，將賈政言語學與李紈，紫鵑聽了也就學與黛玉。黛玉只冷笑幾聲，倒像個各不相關的光景。隨後李紈母子去了，瀟湘館便關上門。

紫鵑、晴雯都在黛玉床前學著賈政訴說王熙鳳，也牽枝帶葉一直的說起襲人許多不是來。黛玉自回轉之後，每聽見她兩個人議論從前寶玉做親一節，只管聽了，從不則聲。而今聽她們說起襲人來，就不知不覺從靠被上側轉身來說道：「別人罷了，怎麼襲人也有多少隱昧，我倒要聽聽。」

紫鵑冷笑道：「好，你兩個人怎麼知道，不要說晴雯妹妹是襲人斷送的，連姑娘也是她害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這番恍惚的聽見你們說她嫁什麼蔣玉函去了，她以前到底造些什麼話？你說得她這等兇險。」

那紫鵑提起襲人，直把無明火升高了三千丈，把雪白桃容紅雲飛滿，便簌簌地掉下淚來，使勁地說道：「她好不狠毒呢！姑娘身體才好些，不要聽了氣苦。」

黛玉聽了道：「你們當我什麼樣人，我這番回過來，個人定了個死主意，饒你說什麼，關我什麼，我只要曉得襲人怎麼樣狠毒？她就狠毒到晴雯，怎麼到我身上？」

紫鵑冷笑道：「說起來你兩人也就分拆不開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又奇了。」

紫鵑當時忍不住，便將賈政痛打寶玉之後，太太叫襲人去細細盤問，怎樣說晴雯妹妹狐狸似的花紅柳綠的愛打扮，怎樣的美人肩水蛇腰，怎樣的眼睛也像林姑娘，行步兒也像，怎樣的引誘寶二爺，怎樣的告訴太太防不了寶二爺要和誰作怪，怎樣的就攆了晴雯也要將寶玉搬出園去。

「姑娘你想這句話說到哪裡去？怎樣的寶玉打壞了有人……」紫鵑說到這裡便頓住了口，幾乎將「有人眼睛哭得葡萄似的去看他」說合來，只黛玉害臊，連忙縮住。黛玉心裡也明白，眼圈兒就紅起來。

紫鵑便改過口來說道：「怎樣的太太就拍拍她，喜歡得了不得。說：『好孩子，從今以後交給你，分我的月錢給你。』這些話從前原鬼鬼祟祟似的，往後哪一個不知道。還說她不狠毒呢！我是直性到底的人，不能捏造一字。姑娘你也不要氣苦。」

黛玉聽了這番說話，倒也並不在念，只微微地笑道：「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！」晴雯便淌淚不住。此時黛玉精神已經復原，愛和她兩個閒話，便三人同床說了一夜。

紫鵑便問她兩個死後魂魄在哪裡安頓，方才曉得全是老太太求了觀音，帶在宗祠內的。紫鵑又將兩府裡查抄時許多苦楚，及老太太、王鳳姐、鴛鴦過去的光景，並薛姨媽家事，史姑娘守寡坐功，傳說已經得了大道，整整地說到四更。

紫鵑打量黛玉一番，而今光景與從前大不相同，毫無條戀，真個換了一個人似的。又遇著晴雯只管根究寶玉，紫鵑索性將寶玉當她芙蓉神做祭文祭她，又黏住我問姑娘，被我幾次不理，怎樣的跟了老太太、太太來此痛哭，怎樣遇空便黏住了我問姑娘可曾留甚言語，怎樣的又搬到外間炕上將五兒當了你半夜裡說起遇仙。晴雯聽見了，想起咬指甲換棉襖的情分，竟汪汪地淌下淚來。

黛玉反冷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呆丫頭，你還這麼呆。你真個轉了一世還夢不醒呢。」紫鵑本意也替寶玉可憐。想著他打動黛玉。誰知黛玉鐵石似的，摸不定她定了什麼主見。一直談到頭雞啼，方睡了一睡。

黛玉先醒，見日色已高，李紈已到，忙叫起紫鵑、晴雯來。三個人趕忙穿戴梳洗已畢。賈政剛才上朝謁祖回來，便帶了人參養榮丸及參膏燕窩片到瀟湘館，一直走到床前來看黛玉。

黛玉自從李紈、蘭哥兒先後來說，又聽蘭哥兒學的語言，心裡著實感激賈政，無奈與寶玉匹配一節與自己毫不相干。此刻見賈政親來，心裡雖然感激，口裡轉不能語言，只望著賈政掉淚。賈政叫一聲「我的兒」，也就不能言語，坐下來拉著黛玉的手，也只有掉淚。這兩個人心頭各有千言萬語似的，只說不出來，惹得眾人皆發怔了一回。

黛玉哽噎了半晌，方說合一句話道：「我的良玉哥哥在哪裡？」賈政明曉得她舉目無親的意思，又見黛玉的眼淚如泉水一般瀉將下來，賈政就一面扯下擦手絹子替她拭淚，一面自己揉眼，也哽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趕年內外會試前總到。」隨說道：「你想著你親生這一輩子也沒了，只我是誰？你想哥哥，你不要生分了我。」

黛玉就點點頭，賈政自己本來怕傷，又恐傷壞了黛玉，便輕輕地立起身來，對著李紈道：「我很知你們情分，總來林妹妹也不是外人，你疼她就如孝順了我。」李紈連聲答應。

正說話間，王夫人也來了，也叫晴雯過來磕了一個頭。賈政倒細細地看她一看，真真是晴雯一模無二，連描容也沒有這手段，心內驚異了一回。便說道：「你同紫鵑都是老太太的舊人兒，我很知道你們，心裡念著老太太，便十分地用心伏侍林姑娘。你們心裡也明白，這林姑娘並不是外人，你們總跟定林姑娘，我這一輩子另眼看你，並不薄待了你。」賈政這句話無非打動黛玉，要將寶黛圓全，紫、晴側室的意思。無奈黛玉自己定了一個抵死不回的主見，心裡頭雖早感念賈政的實心，此等言語竟如東江西海一樣。賈政說完了，再說道：「你們明白？」兩人玲瓏剔透似的，如何不知道，也就臉兒上紅一紅，回一句「明白。」賈政便自去了。這裡王夫人、李紈聽見了，加倍小心。

黛玉本欲在王夫人前略略應酬些，因晚上紫鵑說起襲人許多說話，心裡很煩，便叫晴雯下了帳鉤。晴雯又觸起王夫人聽信襲人攆她的情節，見王夫人在房，也訕訕地走開去了。那裡黛玉在帳中看見，也暗暗地點頭。只剩得紫鵑與王夫人、李紈尋些閒話談論。

且說寶玉，在碧紗櫺裡一夜哪曾合眼，悄悄地拉著鶯兒問些話。先聽見襲人嫁了蔣玉函不勝歎息。鶯兒道：「二爺怎麼能先

知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實告訴你，怎麼能先知，我只在暗處看出來的。」鶯兒一定要追究什麼暗處，寶玉道：「人也去了，說她話長，藏些厚道也罷了。」

寶玉在鶯兒面前不好意思，略將寶釵問了幾句，便即根究黛玉近日如何動靜，鶯兒也不肯隱瞞，便說道：「二爺你還問怎的，你還不知，林姑娘這番回過來變了個人似的。」寶玉嚇了一跳，道：「怎麼樣變？」鶯兒道：「她這人材兒，不必說了，照舊一樣。從前還不肯吃藥，不肯將養；如今是藥也肯吃，將養也肯將養，性氣也平和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不變好麼？」鶯兒道：「變是變好了。只有一句話……」寶玉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鶯兒道：「我打常聽見，不許人說起『寶玉』兩字，就恨你到這個地位。」寶玉嚇了一跳，慢慢地淌淚道：「恨是該恨的，但不能剝出心肝來。」

鶯兒道：「我勸二爺也看破此，還說二爺回來後要到她那裡探一探，立該就要搬出去。」寶玉哽哽咽咽地道：「搬到哪裡去？」

鶯兒道：「聽得說她良大爺來，就要搬出去。」寶玉這一驚不小，心頭亂跳，四肢漸漸地熱將起來。鶯兒懊悔不迭。

寶玉又央及道：「我而今也不敢到瀟湘館法，我只要晴雯、紫鵑來看看我，容我說一句話。」鶯兒道：「二爺說得好容易，她兩個近日好不金貴呢！林姑娘同她時刻不離，太太也不去使喚她，我敢去拉扯？」

寶玉道：「紫鵑呢，罷了，晴雯難道也變了？也跟了林姑娘一路兒？」

鶯兒道：「就算晴雯心上有二爺，如今現在林姑娘那邊。又是回過來的人兒，也是女孩子兒，怎樣無緣無故跑到這屋裡？況且老爺也在這屋裡。還比起先老太太的時候，姑娘們盡著往來麼？」

寶玉想鶯兒的言語果然有理，不能駁回，只在枕上流淚傷心不住，心裡總想著黛玉不知存什麼主見。越想越煩起來，便叫鶯兒將蓋被全個揭掉了。鶯兒嚇了一跳，將寶玉額上一摸，又自己額上一試，覺熱得許多，便道：「二爺，你心裡煩，耐著些罷，什麼天氣要揭蓋被？你要紫鵑、晴雯來說話，慢慢地與太太商議。」

這句話點醒了寶玉。到了第二日，王夫人從黛玉處回來，聽說寶玉身上不好，便嚇慌了。連忙來摸一摸，走出來跟問鶯兒，知道緣故，只得來屋伴他。一面叫快請太醫，也不等寶玉開口便自己來安慰他，叫他寬心，便說：「林妹妹呢，已回過來了。你老爺呢，已經定了主意。況且她現在園子裡，還飛到哪裡去？若說晴雯、紫鵑這兩個人，難道我使喚她不來？我的兒，你總好好地定定神，等太醫瞧過了，包我身上叫她兩個來。憑你問她什麼話，憑你同她們照舊玩笑，總使得。就老爺來問，也有我招架。不要說這兩個，就是林妹妹也包在我身上，我便同你珠大嫂子商量，慢慢地勸她。你們兩個本來好得很，難道而今倒生分起來？況且她若沒有緣，老太太也不再送她回轉來了。你聽見古來有幾個回轉來的人兒？你這個實心孩子也不要太糊塗了，我而今就去把她兩個叫了來。」

寶玉聽了，也就顧不得臊，便道：「很好，快去吧。」

王夫人出來，正值賈璉陪了王太醫進來，賈璉先與太醫照會過，不要提起出去回來一節。

太醫便會意，一路轉說些閒話，進來說道：「這幾天卻有時症，都輕，可不打緊，略疏散疏散便好了。」一面說一面坐下問了好。

這王太醫閉目調息，靜靜地診了左右兩手，便抬起頭來，豎起兩個指頭道：「恭喜恭喜，兩貼便愈了，外感也輕，有些肝鬱，輕輕地疏散了便好。」賈璉忙叫人去回太太：「太醫說輕得很，吃兩貼藥就好的。」王太醫隨即拱一拱手，同賈璉到外面定方子去了。

王夫人聽了也便放心，告訴寶釵知道。這寶釵已料定寶玉要病幾番，總之人已回來，都無妨礙，也甚放心。只在王夫人房中，請過賈政的安，也就不去看寶玉。這正是她大方得體之處，也並無一毫做作。這裡王夫人便打發人去請李紈過來，商議要叫紫鵑、晴雯來看寶玉，並叫李紈勸黛玉的性情。未知紫鵑、晴雯可肯過來，李紈可能勸轉黛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